



萬華剝皮寮老街

■米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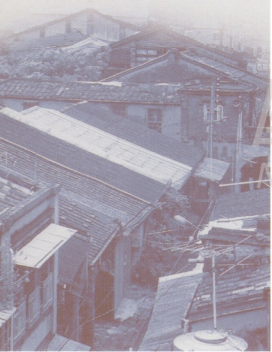
The Old Po-pi-liao Street in Wan-hua

■ Mi, Fu-k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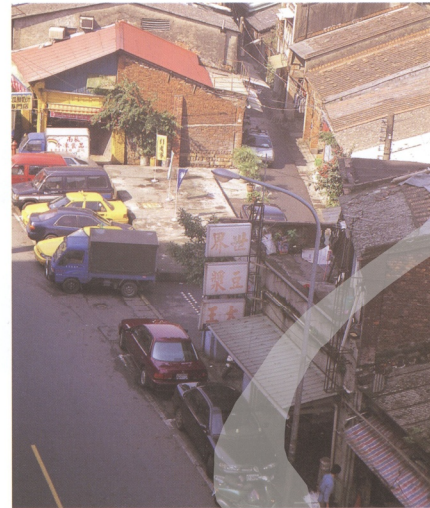
剝皮寮的歷史與意義

剝皮寮老街位於台北市萬華區的康定路、昆明街之間的廣州街北側，老松國小的南側。現今貫穿本地區寬約三公尺的康定路 173 巷即為舊時清之街衢：福皮寮街中後段。福皮寮街始自地藏庵，連接上龍山寺旁的青草巷，是清代艋舺與古亭庄舊街仔連絡要道，可以再通往公館、景美、新店、深坑；另一方面古亭庄批發的貨物要到艋舺蕃薯市街也都要經過這條路。所以當時也是一條日常生活的市街，產業多樣，有金銀紙製造商、米商、魚商、道士、什貨商、獸肉販賣商、石炭商、果子行商、野菜行商、藥商、葬儀工、傭人、苦力、拖車夫、薪炭商。另外，康定路與廣州街交會口一帶，也曾是煤炭販售集散地，又稱為土炭市。

但在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下，開闢了西昌街、康定路、廣州街、昆明街等筆直道路後，彎曲綿延的北皮寮街（福皮寮街）面臨截斷而隱入於後。原先福皮寮街南面的街屋立面開始轉向今日的廣州街。因為列為老松國小的預定地，實施禁建，使得當地居民再無法改建或增建，以致意外地使得本段的剝皮寮街，仍保留初時開發的空間特色，也是今萬華區內唯一保有清代漢人的街景，見證了艋舺歷史的發展。



剝皮寮老街全景(康定路側)



剝皮寮老街全景(廣州街側)

剝皮寮的地名變遷

從當地黃福來老先生提供的地契得知嘉慶四年(1799年)已有街名的出現，加上日治時期的地圖與戶籍資料，可以確定現今俗稱剝皮寮街的街名變化為：清代稱福皮寮街、福地寮街；到日治時期稱為北皮寮街，後來街町改名，剝皮寮的範圍便在新富町二丁目、八甲町三丁目範圍內；戰後成為康定路173巷。

剝皮寮的地名推測

福皮寮街可能是有製作獸皮的一些工作寮房所形成的街，為祈求富貴保佑平安而取「福」命名之。福地寮街可能意義為一群寮房聚集成街，居民祈求保佑富貴而稱之。至於北皮寮街則推測可能是由日本人以閩南語音念法轉換過來的，因為福皮寮、福

剝皮寮老街古今對照



剝皮寮老街清末、日治、現代的對照

地寮、北皮寮的日文念法極為相像。而當地人稱為剝皮寮，可能又與北皮寮的閩南語音念法相似。但本地人則認為是因為當地在清代是木材的集散地，自福州將木材運至淡水河畔的料館口，再集結至此，進行剝皮加工處理，因此稱為剝皮寮。

剝皮寮老街的建築及空間特色

一、親切的清代舊街(康定路 173 巷)

從康定路入巷的剝皮寮老街蜿蜒曲折，大致上仍保有清末的市街特色，完整而連續的閩南式店屋的亭仔腳，屋頂錯落。這條尚帶有閩南式「亭仔腳」的舊街的特色可以說明如下：

(一)半邊街

由於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使南側的店屋轉向面南的大街(廣州街)，重新豎立起牌樓面，主要出入口改在大街上進出，原本的店屋前門變為後門，使得舊街變為平面的店屋形態，過去戶戶相對的關係，改為前後相對的關係，這種半邊街在台北也不多见。

(二)連續「亭仔腳」的閩南式店屋

此巷是艋舺早期的街道之一，過去多經營商業，因此多為店



剝皮寮老街(康定路 173 巷)中的傳統店屋，屋身較高，設有夾層。



剝皮寮老街(康定路 173 巷)中的二層樓店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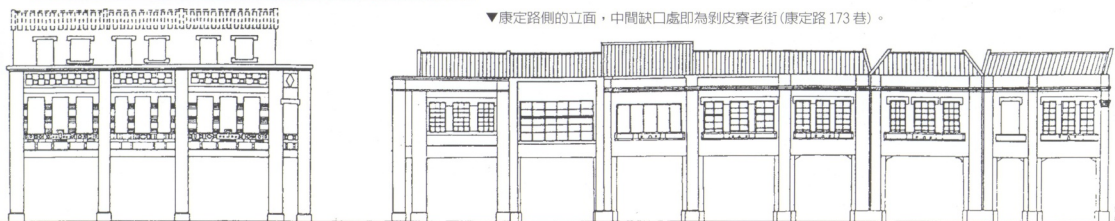


從廣州街入巷的剝皮寮老街



從康定路入巷的剝皮寮老街

▼康定路側的立面，中間缺口處即為剝皮寮老街(康定路 173 巷)。



屋建築。這裡的店屋大多是一層樓高度、單開間的面闊，同時因為方便買賣交易或為行人遮陽避雨，還將店門後移二個步架留設出「亭仔腳」，有些屋頂的重量則由磚造的簷柱以「火庫起」的出挑方式來支撐屋簷的屋身。沿著曲折的街廓面，層層出挑的疊澀磚，視覺效果強烈，表現出當地之獨特性。

(三)錯落的屋頂

由於店面狹窄縱深長，雖然大多是一層樓的形式，但是因屋頂的高度不同，連續性的建築形成高低錯落的屋頂，同時為防高低不同的屋頂面的側邊漏水，再以「穿瓦衫」的方式，用瓦片封邊防止側漏。屋頂較高的山牆面還開有小窗，一方面使牆身不致流於單調沈悶，一方面也解決了夾層的通風與採光。

(四)雨鱗板飾面的牆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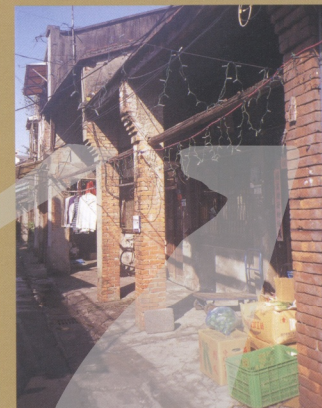
舊街的建築雖屬閩南式的店屋，但是在作為住家使用後，門面多改為日式的門、窗板面，外牆部分由於街區內是一間挨著一間，只有在 19、20 號間的防火巷及太陽製本所旁巷道的留設，可以看到側立面採用早期傳統日式雨鱗板的式樣。

(五)老店舖的經營

舊街內凝聚了早期不同行業的老店。如 5 號茶桌仔店，以傳統的糕點、花生，配現泡茶水的經營方式，提供居民可聯絡感情的聚會場所；以及經營有三十年以上的 17 號日祥旅社；還有自西元 1906 年起開始經營，已有八十年以上歷史的 37、39 號太陽製本所。

二、臨大街的牌樓面建築及空間

「市區改正」在這附近新闢了康定路、廣州街、昆明街，原有的傳統店屋即與新計畫產生了衝突，門面必須轉向大街。同時藉著計畫的推行重新改造了街景，在當時築起西式的牌樓面及騎



剝皮寮老街(康定路 173 巷)中的傳統店屋，層層出挑的疊澀，視覺效果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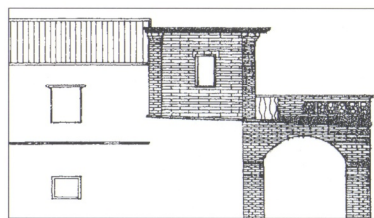
廣州街的牌樓面，以洗石子為主，加上白色面磚飾面。

樓店面，形成新的牌樓層店屋。臨大街的牌樓層，帶有騎樓，偶有拱圈。以紅磚、洗石子等構材逐漸形成連續的牌樓層。部分牌樓層還有凸出牌樓面以洗石子飾面的小陽台，以弧形或轉折的形式來增加立面的立體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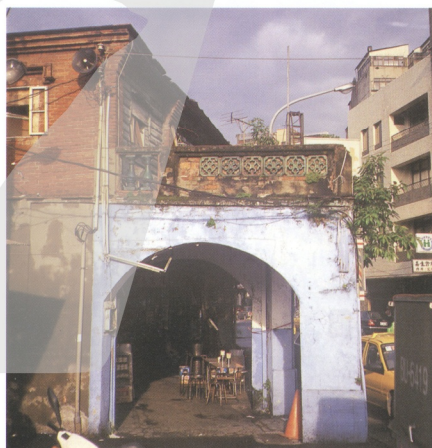
剝皮寮大街上的牌樓層是1908年「市區改正」計畫後形成的，依手薰的分期是屬於紅磚造全盛時期以後所發展的建築，因此區內除了有紅磚造式樣外，還有洗石子、面磚、水泥粉光為飾面的牌樓層。

由形式的分佈來看，康定路165～171的單數號建築應是最早落成，紅磚砌成的立面點綴著洗石子飾面的裝飾，就是屬於紅磚全盛的時期。之後，洗石子仿石材質地的技術越來越純熟而盛行一時，廣州街一帶就有不少以洗石子作為主要飾面的牌樓層，而且還仿石材砌築的縫線來噴塗，如145號。區內牌樓層的立面除了完全是洗石子、面磚外，還有以洗石子為主、面磚為輔的表面裝修材料。

由外貼面磚的方式取代紅磚的情形，也正是呈現了當時建築式樣正在轉變的現象，這樣的轉變其實一直是跟隨著歐美建築思潮的演進，因為日本明治維新「吸取各國精華」的政策，讓台灣的建築也深受歐美的影響。從折衷主義到現代主義的簡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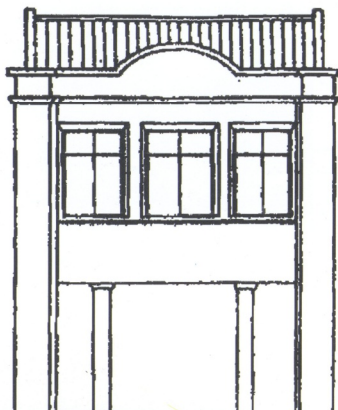
廣州街125號的露台式店屋，是因日治時期開闢廣州街，而在原店屋前另外加了一個露台式的帶有拱圈的騎樓。



廣州街125號的露台式店屋，因位居小廣場旁，成為全區最具深刻印象的建築。



廣州街125號的拱圈騎樓框景（廣州街的牌樓層）



昆明街298、300、302號及廣州街97號的呂阿昌醫生館。建築立面為水泥粉光飾面，帶有二仿希臘陶立克柱式的圓形騎樓小柱。

快思想，在區內屬較晚期發展的昆明街298～302號雙數號建築就可一看究竟立面上減除一切不必要的裝飾，僅轉角處有半圓的女兒牆及騎樓下兩個裝飾性的圓柱。

（一）連續的牌樓層

臨大街的牌樓層，以紅磚、洗石子等構材逐漸形成連續的牌樓層。並利用女兒牆下的簷口部，以層層退縮的線條或齒狀的浮雕，形成水平帶狀的線腳，來塑造連續的牌樓面；部分牌樓層還有凸出牌樓面以洗石子飾面的小陽台，以弧形或轉折的形式來增加立面的立體感。

（二）拱圈騎樓

重新築起的牌樓面帶有騎樓，戶與戶間以拱圈相隔。但因近年來的損毀，多改成平梁，只有廣州街123、125、155號等三戶還保有拱圈，97、99、113、115、119、121號之間各還保有一個拱圈。

（三）直通的樓梯

這裡的店屋因一樓多租與商家，二樓才自用的情況下，為方便進出，多於騎樓面直接設有直通樓梯上二樓。

（四）兩店面

與新計畫的衝突不僅是立面上的改變，內部空間也勢必因此而作調整，部分建築就因進深過長在

門面轉向之時，將空間格局一分為二，分為二個店面，以天井相通，以致形成兩店面的形式。

（五）斜店面

過去的舊街彎曲，但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另外採取方格筆直的道路無視於原本聚落發展的紋理，將超出道路指定線的部分拆除再重新築起牌樓立面。因此形成此區的店面多為斜向，也造成廣州街這一帶的特殊街面。

（六）露台

露台是本區的重要特色。廣州街消防蓄水池以西，有145、147、149、153、155、159等六戶是留設在三樓的露台，因牌樓面的女兒牆，以及建築的退縮、斜向的立面，行走於街面時看不到第三層，而不知有露台。在廣州街消防蓄水池以東，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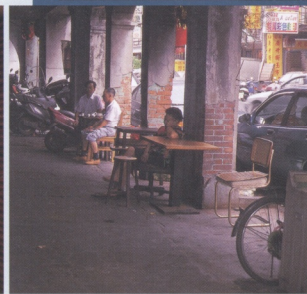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新舊街道交疊的小廣場，日治時期即為消防蓄水池，是全區最具張力的地方。



廣州街帶有拱圈的騎樓。115號是經營已有三代歷史的什貨店。



廣州街161號的店屋開設長壽號茶桌仔店，是老人的聚會場所。



從廣州街125號的露台，可以同時看到老街(康定路173巷)的傳統店屋與廣州街的牌樓層形式，兩個不同時期所塑造出的建築風格。

台的留設就非常的明顯，都是在二樓的露台，除115號從現場的二樓仍保持著舊有的中間開口門面，可推測露台已坍塌，其它尚有保持非常精美的123、125號露台以及欄杆已改的115號露台。

(七)老店舖的經營

廣州街上目前還有兩家經營五十年以上的老店。161號的長壽號茶桌仔店以及經營有三代歷史的115號的雜貨店。

三、新舊街道交疊的(消防蓄水池)小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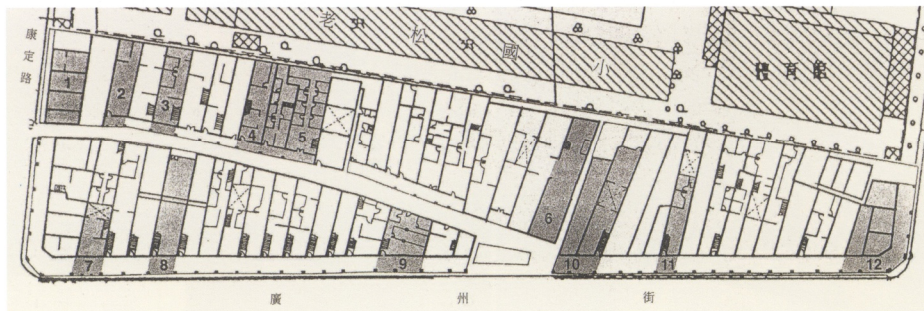
消防蓄水池廣場位於廣州街與康定路173巷巷口的交會處，是新舊都市紋理交疊所形成的一個特殊空間。從小廣場的位置，可以同時看到舊街康定

路173巷的閩南式店屋與廣州街的牌樓層形式，兩個不同時期所塑造出的建築風格：一個是具火庫起的「亭仔腳」店面與層層錯落屋頂的天際線，另一個是舊時的屋身加上拱圈騎樓的牌樓面。

更為重要的是，此小廣場更塑造了此地區的独特風格。小廣場南側臨大街，北側臨店屋，成為其店面空間的延伸；東西兩側，則接上騎樓，因此是交通的輻輳，自然可以形成社區的中心。在形式上，則切出店屋側面，東側可以看到拱圈騎樓及二樓具閩南式綠釉花磚欄杆，西側可以見到完整的牌樓層店屋側面。而反回來，從東側的二樓露台及西側的小開窗也可以窺見街道與小廣場的活動，是一相當難得的空間對話。

剝皮寮的重要建築

1. 康定路167、169、171號永興亭，早期從事帆船貿易，167號開過三光眼鏡行是台北第一家眼鏡行，牌樓面是以紅磚砌成，點綴有洗石子裝飾的小陽台、女兒牆。
2. 康定路173巷1號的三拱牌樓面，一樓為洗石子飾面，二樓則以磚構材，並有簡單的退凹線腳。
3. 康定路173巷5號的茶桌仔店是剝皮寮第一家經營的茶桌仔店，由廣州街移至現址，仍在剝皮寮街



剝皮寮的重要建築分佈

區繼續經營。經營方式與現下一般的紅茶店並不相同，平常聚集的族群是老人，也是此地與他地不同的老人聚會場所。

4. 康定路173巷13、15號的開基處，為剝皮寮老街區最早建築之房子，現13號亭仔腳下的門面已改建，15號則仍維持大正八年改建的

康定路173巷37、39號的太陽製本所(小廣場旁)，從日治時期至今歷經三代，已將近百年歷史，是台北最早的裝訂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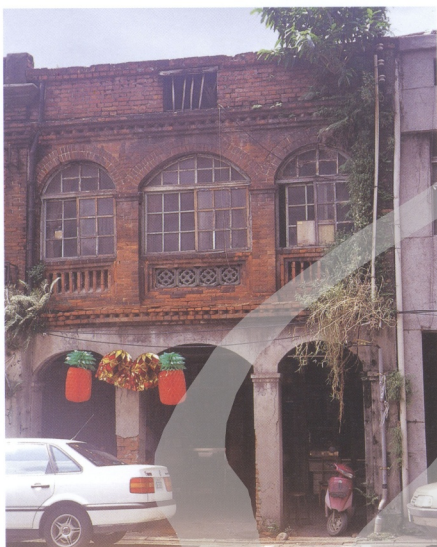
剝皮寮老街(康定路173巷5號)的茶桌仔店，是老人聚會場所。



康定路167、169、171號永興亭，牌樓面以紅磚砌成，加上洗石子飾面，紅白相間。



剝皮寮老街(康定路173巷1號)中的三拱牌樓面店屋，一樓為洗石子飾面，二樓為磚構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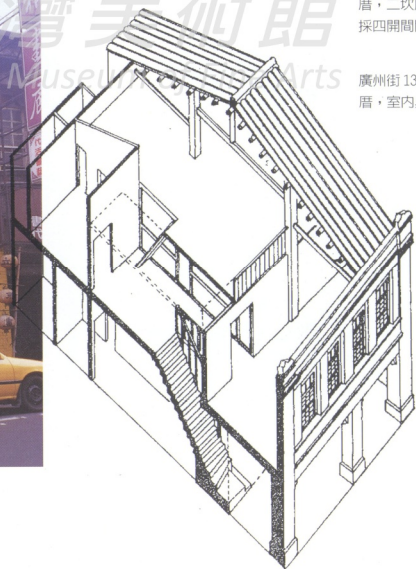


廣州街 161 號的店屋，具三拱牌樓立面。



廣州街 135、137 號的牌樓層，二坎店面，二樓立面，採四開間開口，實為一戶。

廣州街 135、137 號的牌樓層，室內具日式的風味。



日式木格窗樣貌。

5. 康定路 173 巷 17 號的日祥旅舍，早期為木匠工寮，戰後初期做為旅社的經營。店面還具有日式小格窗的立面，至今已經營三十幾年。
6. 康定路 173 巷 37、39 號的太陽製本所，從日治時期至今歷經三代，已將近百年歷史，是台北最早的裝訂廠之一。目前屋頂部分還保有火庫起出挑承接屋簷重量的形式。
7. 廣州街 161 號的長壽號茶桌仔店，建築特色上為三拱牌樓面，全以紅磚為構材，一、二樓均做有連續三開間的半圓拱圈，柱頭、女兒牆也利用磚層層疊澀做出水平橫帶的裝飾線腳。
8. 廣州街 155 號與康定路 173 巷 10 號的二店面，咸豐年間經營鴉片煙請賣業；日治時代號為「宋協興」，改經營碾米店的生意。
9. 廣州街 135、137 號，室內仍保有日式的風味，是剝皮寮老街區內立面及室內空間保持相當完整的牌樓層。



廣州街的店屋，常常有露台。

10. 廣州街 123 及 125 號的二樓露台店屋原為一般店屋，因日治時期開闢廣州街而另外加了一個露台式的帶有拱圈的騎樓，因位居消防池小廣場旁，成為全區最具深刻印象的建築。
11. 廣州街 115 號是經營已久的什貨店，已有三代的歷史。現店主吳先生的父親吳王黃河先生曾為台大的醫生，是台灣最早研發味素成功者。
12. 昆明街 298、300、302 號及廣州街 97 號的呂阿昌醫生館。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也曾居住於此。建築立面為水泥粉光飾面，帶有二仿希臘陶立克柱式的圓形騎樓小柱。

剝皮寮老街保存的意義與價值

作為一條創建於清代的漢人市街，剝皮寮，其保存價值至少具有下列意義：

一、剝皮寮老街是台北極少數留存的清季街形的漢人老街，同時另有日治時期市區改正所遺留下來的街道形式，對於都市紋理的延續、都市歷史的延續，深具意義。

老街的都市紋理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但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營造，更能夠表達出地方經濟、信

仰、居住等生活的情況，正如巴黎巴洛克的市街結構象徵著皇權的支配性力量，或者是威尼斯阡陌縱橫的水道代表了獨特的產業形態與社會生活，都市紋理正是城市文明的載體，是人類社會演變的具體縮影，而不同的都市紋理之並存，更是當代都市多元風貌的展現。艋舺剝皮寮老街確實是台北極少數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下尚能留存的清代漢人市街，連接了龍山寺、地藏庵等信仰中心，成為清季台北漢人活動空間的重要證據。進一步說，這一條彎曲的市街，除了保有部分清代閩南式店屋、日治時期的連續性騎樓空間與牌樓面之外，更重要的，它保存早期漢人移墾台灣的市街形態，相對於日治市區改正以後格子系統的都市空間，彌足珍貴。

二、剝皮寮老街表現了庶民生活空間的價值，對於常民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早期建築史的角度多半從精緻、雄偉、宏大的角度來看建築，因此容易忽略眾多庶民階層的生活空間，而近三十年來建築史的視野已開，全球各地方興未艾的民居建築之探究，也說明了這種庶民文化的重要性，更揭開了新的美學價值。艋舺剝皮寮老街的價值，正在於完整地保存了庶民生活的空間，特別是清代以來台灣社會基層的生活風貌，以及當代萬華所形成的生活文化圈：龍山寺、地藏庵、青草巷等，同時，它也是清末艋舺龍山寺通往古亭庄到景美的主要路徑。與當時艋舺其他地方相比，剝皮寮居民的職業多為社會的中下階層，《台北市志》記載北皮寮街有金銀紙製造商，如泉春、何保、福成、源發、吉成、義發等商號。此外，根據日治時期日人初設籍除戶戶口調查簿的資料，可以看到日治初期剝皮寮街多為什貨商、道士、魚商、米穀製造商等行業。剝皮寮商業繁盛的程度儘管不及大稻埕的迪化街，但卻是台灣早期庶民社會的生活空間之代表。